为将之道

「杨勇，上将，上将扬勇」

■孙现富

“正月里来正月正，东进支队到山东。罗荣桓陈光领兵马，杨勇将军是先行。二月里来杏花红，奔袭樊坝是杨勇……十二月里来冷冰冰，杨勇一日下三城。”这是一首在我山东老家广为传唱的红色民谣，赞颂的是开国上将杨勇。

1960年5月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，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陪同其参观天津郊区的一座军营。蒙哥马利参观完我军刺杀方队后，便邀请杨勇与自己进行射击比赛。蒙哥马利端起步枪，瞄准射击，钢板靶应声倒下。随后，杨勇以站姿无依托的射击方式连发9弹，发发命中。蒙哥马利感慨地说：“不要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。”毛泽东听闻此事后夸赞：“杨勇上将，上将扬勇！”

一个“勇”字，彰显了杨勇戎马一生的为将底色：以“勇”立命、以“勇”守土，即便满身伤痕也要誓死守护家国。

非凡的军事素质，是杨勇在血与火的征战中淬炼而成的。

湘江战役，杨勇率部掩护党中央渡江，忽然一枚手雷在不远处炸开，破碎的弹片刺入他的大腿。他忍着剧痛拔出弹片，继续组织部队与敌人进行白刃战，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。

土城战役，杨勇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自告奋勇率部冲锋。一发子弹从他右腮射入、由嘴唇穿出，打掉了他6颗牙齿。顿时，他口中涌出大量鲜血，疼得无法说话，却坚持拿来纸和笔写下作战计划，继续指挥战斗，最终由于失血过多晕了过去。

平型关战役，杨勇奉命担任“腰斩”敌人的主攻任务。他一手持大刀、一手拿枪，率部冲锋。在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时，左肩被日寇刺刀洞穿，他仍咬着牙挥刀冲向敌群……

他的“勇”，是刻进骨血里的战斗本能。他常说：“兵随将转，部队的战斗力，是靠干部带出来的，是靠战斗打出来的。”

每当回望杨勇将军指挥的一场场战斗，我总会被他骨子里的血性深深触动。鲁西地区是他打击日寇的重要战场。他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梁山战斗和潘溪渡战斗。这两场战斗的遗址距离我家都不远。因此，我得以较早地了解到杨勇将军创造平原歼敌典范的光辉历史。

潘溪渡战斗是杨勇率部以少胜多的一个经典战例。纵观他的征战岁月，英勇无畏是他鲜明的品格。但他勇猛而不鲁莽，讲求以智取胜。他曾讲：“打仗，不是脱光了膀子抡着大刀上，而是要斗智，勇在智中。”

1941年，日寇加紧“扫荡”“蚕食”，大搞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；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，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，冀鲁豫地区的顽固派日趋嚣张。时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3旅旅长杨勇，决心打一场歼灭战，振奋军民士气，并把打击的重点放在驻郓城县的日军。

杨勇深知，这里的日军兵力较多、武器精良，正面交锋必然伤亡较大。但他很快摸清了敌人的一个规律：驻侯集镇的日军每次遭遇八路军，由于兵力较少，不敢轻易出兵，只会等待驻郓城县的日军前来支援。对此，杨勇制订了“围点打援”的战法，令主力在郓城和侯集之间的潘溪渡设伏，以部分兵力佯攻侯集据点，进而围歼郓城出援的敌军。

1月8日战斗打响，敌军果然循着杨勇预判的轨迹行动——驻郓城的日军派出一个中队和一股伪军赶来驰援。让我军官兵兴奋的是，敌人出动时还拉着一门九二式步兵炮，这是八路军十分需要的武器。

驰援日军十分警惕，但最终还是落入陷阱。当他们进入潘溪渡预伏地域后，我军凭借地理优势立即发起攻击，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后全歼日寇，并成功缴获了九二式步兵炮。如今，那门拥有大轱辘、短粗炮筒的大炮，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。它是日寇侵略中国的铁证，也是杨勇率部在梁山战斗之后，在平原村落地带成功伏击日寇的见证。

岁月悠悠，斗转星移。黄河故道上的硝烟早已散尽，两岸弥漫的麦香与市井的喧嚣，共同织就了和平盛世的繁荣。每次回乡探亲，我总会来到潘溪渡，听老人讲述当年杨勇将军如何运筹帷幄、诱敌深入的传奇经历；伫立渡口看滚滚翻腾的黄河水，在层层波涛中感悟将军决胜千里的智慧与英勇。

战火淬炼真金，岁月铭记英雄。在老部下戴润生眼中，杨勇是常胜的化身，他由衷叹服杨勇指挥之精妙。黄克诚也曾盛赞这位并肩作战的挚友：“革命忠心贯日月，战功卓著载史篇。”

正如黄克诚所说，杨勇身上的“勇”就是源于革命忠心、源于纯粹信仰。杨勇原名杨世峻。刚投入革命时，他认为自己头戴军帽，“男”字上面有一顶“帽子”，不就是“勇”字吗？于是他改名杨勇，激励自己当一名勇敢的军人，为了革命和人民敢于牺牲一切。战场上他有多勇猛，他对党和人民就有多深情。

河南省清丰县冀鲁豫边区革命根据地旧址纪念馆里，陈列着当年杨勇送给村民陈合修的一双棉鞋。1944年9月，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，借住在陈合修家里。秋风中，他看到陈合修穿着一双单鞋，还露着脚趾头，很是心疼。他回到房间拿出自己的一双棉鞋，递给陈合修说：“老弟，这双棉鞋给你穿。”

陈合修格外珍视这双棉鞋，一直收藏在家中。他的儿子陈希琢回忆说：“父亲过年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穿，去世之前那几年我还帮着往脚上套。”在杨勇将军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里，这件事或许微不足道，但军民鱼水情的记忆，却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。

戎马一生，战功赫赫，杨勇将军却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初心本色。他将“不贪功、不诿过”奉为人生信条，遇事常思他人之功、常找自身之过，以不居功、不自傲的高风亮节，诠释了一位开国上将的浩然正气。正如张爱萍在缅怀杨勇的诗词中写道：“五十年来同战场，长征路上情难忘。痛思三军失良将，留得正气铁骨香。”

这就是杨勇上将，一身伤痕，皆是勋章；一生征战，尽显忠魂。



雪山忠魂（雕塑，位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在“伟大的远征——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”中展出）

云 鹤摄

诗 话

风雪与铁血

■李 正

每当纯洁的雪花绽放
都能听到那红色的号角
在阳光的照耀下
吹响气韵流动的旋律
宛如青春的热血
奔涌在冰与火的较量中
即使卧倒
精神的高度
屹立成一座不朽的丰碑

回望时，群山雄伟
坚硬的风雪
凿不动钢铁的信念
铮铮铁骨是民族的脊梁
拔节时
饱含着历史的回响
雪，一层层落下
轻柔地盖在身上
如果落雪是有声音的
那一定是雪山在低声吟唱
胜利的歌，铿锵的脚步
金色的乐章
把忠诚的灵魂唱响



一趟军列要钉几百个扒钉，要在几十个轮子下放置数百个三角木，紧固器上的铁链在不断相互碰撞。一场青春和沙场的交响，在清晨的军运站台骤然奏起——

铁轨上的守望

■胡 月

作家走军营

我第一次见李广东的时候，他还没结婚。他养了一只花斑小土狗，名叫“老铁”。老铁体型不大，年纪尚小。大部分时间，它摇头摆尾地跟在李广东后面，直到进入北方的无垠旷野。

风在高远辽阔的天空中画出有力的线条，每条线都快要断裂般紧绷着，刮入黄沙下闪着金属色泽的铁轨。没人说得清这条铁轨有多长，老铁不知多少次开足马力，一路狂吠而去，搅动着烟尘向天边腾起，直到身影越来越小。只是每次跑到天黑，它也未曾寻得终点。有一天，老铁停下脚步，仿佛终于明白大地没有边界，铁轨没有尽头。

通往演训场的铁路线经常有军列驶过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上面就流动着一条装备与人群之河。坦克、步战车和铁轨吵吵嚷嚷，你呼我应，声势浩大。老铁被拴在指挥楼外的路灯下，焦急远望，时不时还能瞥见戴着“军事代表”红臂章的李广东，在喧闹中若隐若现。老铁瞅准时机大吠一声，可犬吠又很快“融化”在已经整装布阵的红蓝对抗中。

老铁的自由时光简短而珍贵，只要来到这片旷野，必定是李广东有任务的时候。而一年中的大半年，李广东都有任务。他是演训场上负责军事运输和装卸载安全的人，角色重要，责任重大。老铁作为一只没有编制的“军犬”，每当军列驶入站台，缓缓停稳，它就只能被拴在远处，时而驻足远望，时而在绳索的牵制下席地而坐。

虽说一年有四季，但演训场在常年大风的加持下，仿佛吞没了春秋，只剩冬夏。

漫长的夏日，正午直逼40摄氏度。为了防止官兵中暑，每天清晨，只要朝阳像溏心蛋一样从地平线拱起，李广东忙碌的一天就开始了。一趟军列要钉几百个扒钉，要在几十个轮子下放置数百个三角木，紧固器上的铁链在不断相互碰撞。一场青春和沙场的交响，在清晨的军运站台骤然奏起。忽而，一场狂风携沙带土，加入即将进入高潮的狂想曲。李广东身姿挺拔，犹如一个沉稳严谨的乐队指挥，在军列的各个角落穿梭而行，认真核查每一个可能影响军列安全运行的细节。而老铁在简陋的窝棚里，远眺站台，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立刻卖力吼叫，从不偷懒。直到烈日悬顶，李广东在最后一次核查结束后，确认装载完毕，目送军列出发。终于，老铁的“声”援也断续停下。

时常，狂风卷着黄沙一路奔袭，空气更加干热。来这里参加演训任务的官兵说，这里和其他地方的热法不一样——干晒，像在铁锅上煎。也正因水少，一整个夏天，老铁都灰头土脸。熬人的烈日，让李广东到这里后的第一年，就晒得一身黢黑。他那酱油色的双手放在老铁灰突突的额头上格外显眼。

虽说这地方干燥起来像个沙漠，但真下起雨来，也毫不含糊。一年夏天，大雨一泻而下，干涸的大地疯狂吸吮积水，也没能避免水漫铁轨。李广东和战友们第一时间奔向军列，拉起篷布，系好绳索，冒雨而战，保护装备的每寸“皮肤”。老铁则冲进大雨，撒欢冲洗。直到第二天，雨过天晴，忙了一夜的李广东，肤色看上去更深了一层。他坐下来抚摸老铁，在暖阳的照射下抵不住倦意，不知不觉睡了过去。

燥热的夏季，在喧闹与忙碌的日子里逐渐淡去。没多久，冗长的冬季接踵而来。这里的冬天继承了夏日干晒的特质，抽去热度，昏黄干冷。李广东提醒来这里的每一个人：“外面很冷，还有大风口，装卸载可不是待一会儿就完事了，不多穿点，手脚就木了，写字都写不好。”但一位军代表第一次到这里，根本不信：“我是内蒙古人，多冷的天我没待过？”随后，他穿着薄棉鞋一头扎进车水马龙的装载现场。结果不出1小时他就赶忙回来，穿上李广东给他带的防寒鞋，哈着气跺着脚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我还真没待过。”

没有风的冬日，演训场被一层白雪“桌布”覆盖着。这块“桌布”还不够大，许多地方，帐篷的深绿色尖顶和步战车天线露了出来，有些地方在铁流的翻滚下，留下了清晰的车辙。参加演训的官兵与寒冬较劲，一个个双手通红，皲裂发紫。李广东看着心疼，返程时间一到，就赶紧安排军列装载返回。他牵着老铁，边走边说：“战友们最热的时候来，最冷的时候走，咱得快，不能让他们在这挨冻。”老铁像听懂了一般，不再缠着李广东，走进窝棚，安静地等待主人归来。

当天边的低云与大地逐渐模糊了界限，空气变得昏沉，李广东就会争分夺秒地安排部队返程。因为他知道，再过几天，大雪就要来了。

有时候，还没等最后一台装备装载完，雪就从空中大片大片地落下。被拴在窝棚里的老铁警觉站起，向前绷直绳索，焦急地发出呜呜声。而铁路站台上的李广东和战友们看着雪越下越急，加快了作业节奏，钉扒钉、拧紧固器的声音变得更加铿锵。寒冬，他们却满头大汗，干得热火朝天。

老铁虽说常年穿梭于演训场的铁轨与小窝棚间，却也出过远门，见过世面，甚至见过比演训场这里下得更大的雪。那一年，为了让大山里的官兵不再翻山越岭换乘长途汽车，李广东一次次前往几百公里外的铁路站点勘察。有一次见天气晴朗，他带上老铁前去站点。然而谁也摸不透北方严冬的脾气，长途汽车在距离铁路站最近的站点停下，车门打开的那一刻，天地间大雪纷飞。李广东不得不抱着老铁顶着风雪前行。后来，这个在铁路运行图上早已标注关停的小站，被重新启用。往后的日子，官兵即使遇到大雪天，也能从这里乘车。

李广东已经在这条铁路线上工作了18年。四季更迭，又一个冬天到来了。老铁却在此前的某一天夜晚，走失在茫茫旷野之中。远处的军列即将进站，李广东回头看了看以前老铁驻足远望的位置，空空荡荡。他整理好自己的军装，准备迎接新一批演训官兵的到来。



姜 晨绘

再回军营

■陈梦寻

为兵服务心声

今年9月退伍后，我不止一次梦见自己回到了老连队。熟悉的营房，回荡的号声，战友们围坐一圈看演出时露出的笑脸，清晰得不像梦境。

前些天，这个梦照进了现实。原单位文艺小分队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：“最近我们在创排一台情景剧，其中一个角色希望你来演绎。”我满心欢喜地应了下来。和我一样接受邀请的，还有我的同年兵何蕙言。我们一同踏上“回家”的路，服役期间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服役期间，我跟着文艺小分队去过哨位、阵地和训练场，最难忘的是第一次去阵地进行慰问服务的经历。车在盘旋的山路上颠簸了1个多小时，我们随着车身起伏不停摇晃，胃里一阵阵翻涌。车刚停稳，我抬眼便望见山顶那方小小的阵地上，某雷达站的战友们已经等候在那里。望着一张张热情洋溢的面孔，一路颠簸带来的不适感瞬间消散。

山顶上雪在飘，风很大。我们在空地上为官兵演出，山风把歌声吹得断断续续。虽然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，官兵的掌声却一浪高过一浪。演出结束后，他们齐刷刷地站起来，连声喊道：“再来一个！”我们没有犹豫，把战友们都拉上“舞台”，现场教他们跳舞。有的略显拘谨，有的十分活泼，他们笨拙却热烈地跟着舞动。我们牵起彼此的手，连成一圈，像一小团篝火。那一刻，小分队队长常说的“带着真情去服务，用真心换取兵心”，在我心里一下子变得清晰可感。

还记得那次赴只有两名战士驻守的点位慰问。前一天晚上，他们通过视频连线观看了我们的演出。踏上点位前，我们根据点位特点调整了节目单，还特意创排了讲述小散远单位故事的两个节目。

驻守点位的一位老兵看完新创排的节目后，深受感动，顺着节目内容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。大雪封山时扛着器材上山抢修，深夜顶着寒风巡视设备……听着他娓娓道来，我忽然觉得自己用心演绎的桥段，都不及眼前的真实故事厚重。这些故事里写满了忠诚与坚守，让我受到思想的洗礼。

两年来，我走过很多战位。在风沙弥漫的戈壁阵地，在荒僻孤立的点位，在生龙活虎的训练场，基层官兵的故事成为我们创作的素材。当我在舞台上努力展现他们的风采时，官兵炽热的目光、热情的回应，让我更加懂得：文艺战士的舞台，就在战友中间。

如今，虽已脱下军装，可那些梦境一次次告诉我，那些奔赴战位时收获的感动，没有就此远去，而是沉淀在心底，只要想起，依旧暖意翻涌。

（胡勇华整理）